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大宋中興通俗演義 第五十回 世輔計擒撒離喝

紹興九年春正月，帝意決於和議，命直學士院樓火召草赦文赦天下，使民間知之。其略曰：「乃上穹開悔過之期，而大金報許和之約。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，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。」張濬在永州聞之，上疏云。疏曰：燕雲之舉，其鑿不遠。虜自宣和以來，挾詐反覆，傾我國家，蓋非可結以恩信，事以仁義者。借令虜中有故，上下紛雜。天屬盡歸，河南遂復，我必得其厚賜，謹守信誓。數年之後，人情益解，土氣潛消。彼或內變既平，指股造孽，肆無厭之欲，發難從之請，其將何辭以對。顧事理可憂又有甚於此者。陛下積意兵政，將士漸孚。一旦北面事虜，聽其號令，比肩遣使，接武求盟，小大將帥，孰不解體？陛下方經理河南而有之，臣知其無與赴功而共奪者也。蓋自堯舜以來，人主掩有天下，非兵無以立國，未聞委質夷狄可以削平禍難。遠而石晉，近而叛豫。著人耳目，歷歷可想。戰國之時，楚懷王入覲於秦，一往不返，逮今千載之下，為之痛心，由辨之不早也。漢高祖知項羽之寡恩少義，其和不可恃，故雖再敗固陵，甘心不悔。茲二事足為今之戒矣。前後凡五上疏，皆不報。岳飛在鄂州聞金將歸河南地，上言：「金人不可信，和好不可恃，相臣謀國不臧，恐貽後世譏。」高宗以濬疏示秦檜。檜曰：「此書生見矣，豈識國之大體。陛下宜自主之。」檜因是銜於濬也。及赦至鄂州，岳飛上表賀赦，寓和議未便之意。表曰：婁欽獻年於漢帝，魏絳發策於晉公，皆盟墨未乾，顧口血猶在，俄驅南牧之馬，旋興北伐之師。蓋夷虜不情，而犬羊無信。莫守金石之約，難充谿壑之求。圖暫安而解倒懸，猶雲可也；顧長慮而尊中國，豈其然乎。臣奉遇明時，獲睹盛事。身居將閫，功無補於涓埃；口誦詔書，面有漸於軍旅。尚作聰明而過慮，徒懷猶豫以致疑。謂無事而請和者謀，恐卑詞而益幣者進。願定謀於全勝，期收地於兩河。唾手燕雲，終欲復仇而報國；誓心天地，當令稽首以稱藩。

疏入，秦檜益怒，遂成仇隙。吳璘在熙州見赦下，其幕客欲擬為賀表以進。吳璘愀然曰：「在朝廷休兵息民，誠天下慶。

但璘等叨竊俸祿，不能宣國威靈，亦可愧矣。爾諸將既欲上賀，但當待罪稱謝可也。」眾皆然之。知廣州連南夫、監明州比較務楊偉上書，極言和議之失，秦檜深怒之。帝雖數覽諫疏，而意終不回。

初，史館校勘范如圭以秦檜力建和議，用書責秦檜曲學倍師、忘仇辱國之罪，且曰：「公不喪心病狂，奈何為此；必遺臭萬世矣。」及金人歸河南地，檜自誇以為功，如圭入對內廷，言兩京之版圖既入，則九廟八陵瞻望咫尺。今朝陵之使未遣，何以慰神靈萃民志乎？帝泣然淚下曰：「非卿不聞此言。」即遣判大宗事士彥、竣兵部侍郎張燾，詣河南修奉陵寢。士彥、張燾領命，辭帝出蔡潁地界，傳高宗復理河南詔旨。河南百姓歡迎夾道，以喜以泣，曰：「久隔王化，不想今日復為宋民矣。」因各具羊酒以迎。士彥、竣入柏城，遍視陵寢故址，為金人所過，盡為廢地。彥與燾嗟呀不已。乃召集當地軍民，披歷榛莽，隨宜葺治。不半月間，陵寢為之一新。士彥治禮畢，復宣以天子恩澤於士民而還。入見高宗，具表奏知。高宗大悅，詔封士彥為齊安郡王。張燾奏疏曰：「金人之禍，上及山陵。雖殄滅之未足以雪此恥、復此仇也。必不可恃和盟而忘復仇之大事。」帝曰：「朕遣卿前往修奉陵寢，其諸陵寢何如？」燾愀然莫對，唯言：「萬世不可忘此賊。」帝黯然，命之退。秦檜聞而患之，出燾知成都府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青洲人李世輔，自唐以來，世襲蘇尾。九族巡檢。宋建炎中，世輔年十七歲，隨父李永奇出入行陣，勇健善戰。金人陷鄜延，宣撫使王庶募勇者，世輔應募起，屢立偉功。庶大奇之，遷副將，命守延安。金人陷延安，永奇父子被捕。兀朮聞世輔驍勇，授永奇父子官，令之歸順。永奇聚眾泣曰：「我宋臣也，世襲國恩，今不能為主守故疆，乃為彼用耶？」戒世輔曰：「汝若得乘機，即歸本朝，無以我故貳其志，事成我亦不朽矣。」會兀朮遣人授世輔同州知州，永奇偽受命，與世輔由同州入南山，乃金人往來驛路。永奇謂子曰：「汝可於此擒其酋賊，疾渡洛渭，從商號歸朝。若出此地，須密報我知，我當以兵復取延安而歸。不然，吾以死報宋君矣。」世輔辭了父，單騎迳赴同州，入府視事，遣黃士成謂之曰：「爾為我持書申蜀至吳報知中國，吾父子欲復延安歸朝，可遣兵於吳中接應。」士成接書迳出吳中去了。

忽報金撒離喝因侵宋地失利，回軍經同州。世輔與部眾議曰：「撒離喝既來，吾當以計擒之。」即吩咐五百壯騎埋伏於廊下，候其至階，吾舉手為號，爾眾即出捉之。吾自以步騎抵其部下。」眾人得令，各準備去了。

世輔分調已定，出城迎撒離喝入府，進階尚未就坐，世輔謂之曰：「元帥引兵南下，勝負如何？」撒離喝曰：「南朝韓世忠、岳飛、吳玠等勁敵也，此回出兵大失利。」世輔正待回言，廊下搶出五百壯軍，一時將撒離喝捉祝世輔大叫曰：「敢有近前者立斬之。」酋眾見世輔發作，各四散而走。世輔將撒離喝縛而囚之。即領五千餘軍，馳出同州城，至洛陽府，河邊船隻已後期，不得先渡。撒離喝部下走報兀朮，兀朮領兵隨後趕來。將近洛陽，世輔望見後面塵土蔽日，殺氣凌空，知有追騎來到，謂部下曰：「彼眾我寡，若先走必被所擒。爾等當戮力而戰，敵人自不敢近也。」然世輔素得眾心，而人樂為之用，是以皆無退志。世輔列陣而待，兀朮引胡騎早近面前。

虜將張黑鬼躍馬舞刀直取世輔。世輔勒騎挺槍來迎，戰數合，世輔一槍刺黑鬼落馬而死。金將黃彪牙拍馬來戰，世輔按住槍，勒戰騎退數十步，拈弓搭箭，射死黃彪牙。部下將士鼓勇助戰，殺死胡騎頗多。世輔與眾人屯於高崗，見追騎益多，謂其下曰：「兀朮人馬尚未來到，我等終難抵敵。」令押過撒離喝，折箭與之誓曰：「吾今饒爾一命，回見兀朮，不得殺同州百姓及害我骨肉。」撒離喝曰：「將軍如放吾歸，即當保之無傷。」世輔怒激，將撒離喝不去其縛，推之山下崖而去，追兵爭救得免。

世輔攜老幼長驅而北，至鄜城縣，急遣人告知父永奇。永奇即挈家疾馳出城，與世輔會於馬趨谷。兀朮與撒離喝率鐵騎連夜追襲。世輔曰：「父可領家小速走吳中以待救兵，吾當抵住追兵。」永奇曰：「吾老矣，死亦失也。爾可急走復國，再圖歸朝計，勿以我為念也。」世輔父於正在相推間，胡騎卷地來到。

世輔泣曰：「父若不即行，追騎至矣。」永奇挺槍躍馬，衝奔鐵騎而鬥。撒離喝欲報仇，匹馬向先，與永奇戰上十合，四下金兵圍繞將來。永奇手誅數騎。世輔欲待殺進相救，胡騎重疊，衝擊不入。永奇已戰死，家屬二百餘口皆遇害。

世輔身被數槍，僅以二十六人投奔夏國。見夏主，具言：「父母妻子被金人所殺，切齒疾首，恨不即死，願得二十萬人馬，生擒撒離喝，取陝西五路歸於夏，世輔亦得報不共戴天之仇。」言罷，俯伏階下哭泣不勝情。夏主聞之，謂群臣曰：「世輔，義士也。吾當以兵借之報仇。」文臣王樞奏曰：「近有牛背夾酋豪號為青面夜叉者，聚戎數千人，殺戮生民，久為夏國患。近聞李世輔宋之虎將，主公可令世輔征討，若得勝回來，即借與兵馬。」夏主然之，因謂世輔曰：「吾欲令君往征牛背夾酋賊，爾若肯去，能成功則不吝借兵矣。」世輔曰：「得國主肯與世輔報仇，雖赴湯蹈火亦不辭也。」夏主大喜，即遣大將曹桓，以三千騎同世輔出征。

卻說世輔辭了夏王，與曹桓部兵前望牛背夾進發。世輔至葫蘆山屯紮，謂曹桓曰：「酋賊性頑勇而少謀，可用計擒之。」曹桓曰：「足下計將安出？」世輔曰：「青面夜叉自恃其巢穴險固，久不知兵，若遇交鋒，須引之入葫蘆山。其地交雜，山高路狹，吾以精騎斷其後，彼眾必敗，青面夜叉可擒矣。」曹桓曰：「此計甚妙。」次日，搖旗吶喊，曹桓部二千鐵騎殺奔牛背夾來。酋眾報知青面夜叉，夜叉即領眾，鳴金擂鼓，一擁殺出夾口。夏兵見其勢猛，約退一里地位。曹桓勒住驢騾，手綽金槍，抵住青面夜叉。夜叉舞刀交還。二人戰上數合，眾漫山塞野，長弓硬弩一齊矢來。曹桓抵擋不住，拍馬望葫蘆山而走，下令軍士丟棄牛羊乾糧之類沿路皆是。青面夜叉與眾從後趕來，各爭奪所遺。引得青面夜叉進葫蘆山，夏兵將樹木亂草塞住山口，放起火。正值秋末冬初，晚風大作，一時間煙燄冲天。酋眾望見後面火起大驚，即殺出山口。火勢正著，曹桓引兵從半山截出，眾死者不可勝數。青面夜叉望夾石奔走，忽一千騎殺出，大叫：「酋賊休走，吾在此等多時矣！」乃宋將李世輔也。提槍直奔青面夜叉，只兩合，於馬上擒之，盡降其眾。與曹桓兵合，曹桓驅部下殺入牛背夾來，焚蕩巢穴，得其馬騾軍資器械不計其數。

世輔大勝，引兵回夏國。見夏王，押進青面夜叉。夏主大悅，將青面夜叉鼻首號令，即出二十萬騎，以文臣王樞、武臣啾訛為陝西招撫使，世輔為延安招撫使，前往與世輔報仇。王樞等即引兵前抵延安界屯紮。次日世輔入見王樞曰：「將軍以大眾為後隊，吾自引舊部八百餘騎前往哨敵。」王樞許之。世輔即引所部至延安城下瞰敵，守城軍有認得李世輔者，即入府報知總管趙惟清。惟清部下登城守護，見世輔勒馬於城下，往來馳聘，大叫曰：「好將延安還我宋朝則休，不然，打進城池，寸草不留。」惟清城上呼曰：「鄜延、封、土章，今復歸朝，已有赦書在此。」世輔於馬上求救文視之。趙惟清命庫吏取赦文投堞下與世輔。世輔觀之，的實大朝與金國議和赦書，因與官屬列拜大哭，謂惟清曰：「吾在夏國借兵，復取故疆。今既歸矣，待辭了夏將，然後來會。」惟清曰：「將軍宜以宋為父母邦，勿生貳心。」世輔當惟清面折箭為誓曰：「世輔若負南朝，當同此箭。」誓畢，即引所部往見王樞、啾訛諭之曰：「世輔已得延安府的講和赦書。招撫可以本部軍歸國，煩為轉奏夏主，世輔當期後報也。」武臣啾訛不從，曰：「初經略乞兵來取陝西以歸夏主。今既引兵到此，乃令我歸耶？」世輔知勢不可，乃出刀斫啾訛。啾訛抽身便走，斫之不及。王樞正待躲避，世輔部下齊向前，將王樞縛之。世輔曰：「敢有亂動者即誅之。」夏兵雖眾，知世輔勇猛，皆不敢動手。世輔捉王樞入延安府，來與趙惟清相會。惟清大喜，曰：「足下真義士也。」世輔曰：「夏兵已去，若知吾擒了王樞，夏主必引兵來困延安，吾當以奇兵勝之。」乃遣賈雄引五千人，伏於延安之南。令驍將關岳領二千兵，伏於延安之北。」來日平明，夏兵必到。吾自引兵去迎，佯敗引入中路，放炮為號，三路夾攻，必獲全勝矣。」二將聽令，各引兵於僻處埋伏去了。

卻說夏將啾訛回見夏王，奏知世輔背逆，捉去文臣王樞。

夏主聞奏大怒，即遣大將張暹領鷓鴣子軍二萬人往取延安。張暹得命，即部兵前望延安征進。將近其境，只見塵埃起處，一彪軍馬來到。張暹靠住陣腳，拍馬舞刀來迎。正遇宋將李世輔人馬。張暹怒罵曰：「背義狂賊，今日休走！」世輔曰：「我宋臣也，豈事夏國哉。今何故加兵來此？」暹曰：「爾捉我大臣王樞，言而無信，夏主故遣兵來誅汝等。」言罷舞刀躍馬，直取世輔。世輔跑馬望本陣便走，暹驅動鷓鴣子軍如飛翼追來。

趕上數里，副將趙綽曰：「世輔勁敵也，今敗莫非有謀？主將可持備之。」暹大悔曰：「吾中敵人之計也。」即令後軍速退。

言未了，延安中路號炮連天，南路軍賈雄部兵抄出；正迎著趙綽，只兩合，被賈雄一刀砍於馬下，殺出中路，與世輔兵合。

世輔揮雙刀，所向披靡。張暹逃走北路，被關岳伏兵又殺一陣，復奔回本路。正遇世輔，躍馬近前，將張暹斬落馬前。夏兵大潰，鷓鴣子軍被殺死蹂踐者無慮萬人，獲馬駝四萬匹。世輔全勝，入延安府，重賞部下，令人押過王樞，曰：「吾初至夏國借兵，亦重德君，今日豈敢加害。放爾歸國，見夏主，當結為唇齒，休得妄生異端，而致喪敗也。」王樞拜謝而去。自是夏人喪膽，再不敢侵犯延安矣。

世輔揭榜招兵，每得一人，與馬一匹。旬日間得驍勇少壯者萬人，乃擒害其父母弟姪者，斬於東市，瀝血以祭。因謂趙惟清曰：「吾仇人已報，今聖上泥於講和，不測金兵奸詐百出。

吾守鄜延，足知其為人也。今當與君募集馬騎，以為恢復之舉。」惟清然之。即大開幕府，招募人馬，數月間得馬步軍四萬餘。

吳玠在四川聞之，遣張振至延安，撫諭世輔等曰：「兩國見議和好，不可生事。」世輔謂趙惟清曰：「吾當與張振見吳玠，以陳愚見。」惟清曰：「足下見吳玠，必有高論。」世輔即辭惟清，與張振見吳玠於河池。吳玠一見世輔，偉雄壯健，材力可稱，私喜曰：「中興得人矣。」因令世輔往長安見樓火召，待詔詣行在。世輔辭火召，遂詣樓火召於長安。樓火召曰：「近得鄜延消息，甚稱君忠勇貫於日月。吾當保奏封爵。」世輔曰：「多賴眾士齊心，世輔有何功，敢望封贈焉。」火召曰：「此朝廷盛典，非吾所得私。」即具表，錄奏行在。高宗下詔，以世輔為護國軍承宣使、樞密行府前軍都統制。樓火召承詔封世輔，送入朝見帝。世輔乃率部下三千人，南來朝見高宗。高宗大悅，曰：「未度遠鎮而有忠義士，若是始終為宋也。」世輔叩首稱謝，帝撫勞再三，賜名顯忠。

是年五月四川宣撫使吳玠卒。

後人有詩贊云：

將軍豪氣重乾坤，為國丹心一點存。

制勝盡謀全險蜀，盡誠勤撫保斯民。

用兵彷彿孫吳亞，攘狄經營衛霍倫。

未復故疆星墜沒，川中風景幾黃昏。

又京兆姚子章有風贊云：

頻觀英烈傳，吳玠宋人豪。

決策能抗敵，行兵自不搔。

猖胡因遠遁，蜀鎮賴堅衝。

歿後民懷慕，巍巍廟宇高。